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A 莱博维茨的赞歌

CANTICLE FOR LEIBOWITZ

(美) 小沃尔特·M·米勒

WALTER M. MILLER, JR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得主)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 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A CANTICLE FOR LEIBOWITZ by WALTER M. MILLER, JR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莱博维茨的赞歌 / (美) 米勒 著; 俞建青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4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484-8

I. 莱… II. ①米…②俞…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6227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莱博维茨的赞歌

著 者 (美) 小沃尔特·M·米勒
译 者 俞建青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李克勤
封面设计 李益炯
版面设计 李益炯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0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国防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4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4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20.00元

ISBN 7-5364-5484-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幻

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做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在复苏与重建。所以，这

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导 读

旨在拓展国人科幻视野的科幻图书“视野工程”启动一年来，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已相继推出四辑世界科幻大师丛书。本辑是这一系列丛书的第五辑，收录了四部备受推崇的科幻长篇及两部著名科幻作家的中短篇作品集。

《达尔文电波》是一部一流的硬科幻大作，获得了2000年度的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其作者格雷格·贝尔是美国极具影响力的硬科幻作家，目前已经出版28部科幻小说，两次荣获“雨果奖”，五次摘取“星云奖”桂冠。

虽然贝尔的作品绝大多数都还没有中译本，但自从数年前他的中篇代表作《血里的音乐》在《科幻世界》上的成功连载，便树立了他在我国读者心目中的独特地位。同阿瑟·克拉克、拉里·尼文等我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硬科幻作家一样，格雷格·贝尔对现代尖端科技有着十分敏感的把握，他的很多科幻小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它们不仅让读者享受到了心智上的愉悦，甚至构成了对埋首于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们的挑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达尔文电波》。

在《达尔文电波》中，环境污染、人口膨胀……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累积的诸多社会问题最终将人类推上了一条突变进化的高速公路，人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陷入了“更新换代”的恐慌之中……

《达尔文电波》的科幻内核是对传统的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公然反叛，借书中的女主人公凯·朗之口，贝尔指出：进化并不像达尔文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随机的选择，而是有一套早已制订好的法则。这法则就隐藏在我们体内的基因之中，它能够像计算机一样对外界环境做出自主反应，确定进化方向。这种颇具震撼性的观点似乎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但就在本书刚刚定稿之际，其中的不少推测就得到了一些新发表的科学论文的支持。对科幻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份颇值自豪的荣誉。

《安德的影子》和《外星屠异》是美国畅销科幻小说作家奥森·斯科特·卡德最杰出的系列小说“安德系列”中的两部。这个系列的前两部作品《安德的游戏》和《死者代言人》连续两年包揽世界科幻两大奖项“雨果奖”和“星云奖”，创下获奖奇迹，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五星推荐的畅销书。

严格讲来，《安德的影子》并非《安德的游戏》的续集，而是它的平行小说。这部作品的情节发展脉络几乎与《安德的游戏》完全相同，从太空战斗学校的火热生活一直到人类与虫族的终极决战，甚至包括很多具体的事件，所不同的只是：《安德的游戏》中的配角小豆子在本书中成了主角（这种视角的转换为读者带来了奇妙的阅读乐趣）。

《安德的影子》注定会受到卡德迷的追捧，因为《安德的游戏》中的那场大战结束得太过突然，读者根本无法看清那场关乎一个种族生存与灭绝的太空大战的轮廓，而《安德的影子》却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给心灵带来的无法逃避的巨大冲击。

与《安德的影子》不同，《外星屠异》则对安德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死者代言人》的核心命题——智慧生命种族间的沟通和理解给予进一步的关注，思想因而也更为深刻。

《死者代言人》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外星屠异》中更加恶化了，而新问题还纷至沓来：对受命摧毁卢西塔尼亚星的星际舰队的拦截以失败告终；安德的智囊，负责拦截舰队的网络智慧生物“简”，被道星上的“超人”发现，命悬一线；少数猪族部落不甘被星际议

会屠杀，勾结虫族制造飞船计划逃亡，并开始杀害人类；人类愤怒地回击猪族，拳头却落在了与人类和睦相处的那个猪族部落头上；当年独霸地球的“霸主”彼得复活，其野心更加膨胀……一切都是那么糟糕，令人绝望，这一切连似乎无所不能的安德也独力难支了。

《外星屠异》以丰沛的感情和博大的胸怀展现了各智慧生命种族之间和解与融合的漫长历程，是一部充满深刻思想的难得之作。

自科幻小说诞生以来，这一类型小说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话题，不论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从整体来讲，双方的相互轻视却从来没有消除过。好在有小沃尔特·M·米勒这样的作家，正是他们，用自己的杰作在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之间织起了一条必不可少的、相互认同的纽带。

小沃尔特·M·米勒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但与其他几乎所有一流科幻小说家不同的是，米勒仅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莱博维茨的赞歌》。

《莱博维茨的赞歌》是一部以主流文学手法创作的科幻杰作，讲述的是人类整体命运的轮回，毁灭——重生——再毁灭，它之所以获得“雨果奖”、被奉为“科幻小说史上少有的杰作”，高超、纯熟的文学技巧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根本的却是米勒在书中的一大创举：护佑文明向前发展的不再是科学家，而是天主教的信徒。这无疑是对传统的技术至上主义统治下的科幻小说的一次历史性反拨。事实证明，这次反拨振聋发聩。

《浪漫服务公司》是继《幽灵五号》之后，我们引进的第二部罗伯特·谢克里作品集。

在美国老一代科幻作家中，至今创作活动十分活跃的恐怕就只剩下杰克·威廉森和罗伯特·谢克里了。巧的是，前者写长篇，后者专攻中短篇。谢克里的想像力之丰富，语言之简练幽默，和其小说不长的篇幅简直就是绝妙的搭配。恐怕这也是他偏好创作短篇小说的原因。而事实也证明，谢克里在短篇小说上的确是个高手，不仅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把情节设置得跌宕起伏，回味无穷，人物塑造也个性鲜明。

《浪漫服务公司》收录了21篇中短篇科幻小说，充满了谢克里

式的幽默、辛辣的讽刺和对未来生活的另类想像。其中的《浪漫服务公司》展现了一个人们忙于现实却又渴望浪漫的未来世界。在那个世界，利用机器为顾客创造意外邂逅的“爱情”的公司应运而生。主人公开始很满意这样的服务，最后却厌倦了，通过传统的相亲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相亲过程却成为浪漫服务的标准模式。而《金星蒙难记》的主人公即使身穿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宇航服，却依然受困于金星的特大暴风雪中，最高级的宇航服反而添了不少麻烦，最后他不得不采用人类最初的一些求生方式坚持到救援队前来的那一刻……

俄罗斯科幻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被大量介绍到我国，严谨缜密、博大厚重的俄罗斯科幻小说对我国的科幻创作产生过深远影响。但80年代之后，国内就鲜有俄罗斯科幻小说出版了。《妖魔古墓》是纳入“视野工程”的第一部俄罗斯科幻小说集，是对俄罗斯科幻宝库的尝试性发掘，其中收录的均是俄罗斯一流科幻作家的上乘之作。

《妖魔古墓》由四部中篇组成，其中，《妖魔古墓》和《妖魔钝化》是两部系列小说，同为俄罗斯当代著名科幻作家瓦西里·戈洛瓦切夫的近作。小说中，既有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之间的智慧较量，也有人类与外星人情感情碰撞的细腻描摹，显示了俄罗斯文学中注重人性发掘的传统魅力。《黑洞之谜》是俄罗斯另一位科幻大家叶·古里亚柯夫斯基的力作，真实地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宇宙未知生命时的无奈和悲凉，令人无法释卷。《你们田野里的瘟疫》则出自当代俄罗斯最具活力的科幻大师基尔·布雷切夫之手，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科幻佳作。

本辑“世界科幻大师丛书”所收之作，题材涉及众多领域，风格亦各不相同，相信其中必有一部能赢得您的喜爱，当然，读书如饮食，全面营养当为上上之策。如果这些书都能走进您的生活，必将给您带来难以忘怀的心智之乐。而这，正是编者的最大心愿。

姚海军

2004年3月18日

要有人

1

犹他州的弗朗西斯·杰勒德修士是个年轻的见习修士，要不是斋节期间在沙漠遇见一位束腰的朝圣者，他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那些神圣的文件。

事实上，弗朗西斯修士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束腰的朝圣者。火热的大地蒸起一层雾霭，远处地平线上，隐约显映出一个扭动的黑点。朝圣者的出现使弗朗西斯修士有点胆战心惊。好不容易定下神，他才确信这是一个人。黑点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修士移来，头很小，看不见腿。只见他在耀眼的日光下渐渐清晰起来。与其说他在慢慢走近，倒不如说他在扭动抽搐。

眼前的景象使弗朗西斯修士不由自主地攥紧念珠十字架，口中念诵“万福玛利亚”。现在是晌午时分，炎魔折磨着大地，除了秃鹰和几个像弗朗西斯这样的隐士，沙漠里所有的活物此时都一动不动地躺在洞穴里，或者藏在岩石下面，躲避恶毒的太阳。只有邪恶的东西、非自然的东西、神志昏乱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执意赶路。

弗朗西斯修士念念有词地向畸形儿的保护者独眼圣人劳尔祈祷，祈求他保护自己那些不幸的门徒。（到了现在，谁不知道魔鬼曾经一度肆虐大地？根据教堂的准则和自然法则，凡活着诞生到人间者，必忍受人世的艰辛；那些把他们带到世上来的人，若有可能，应该养育他们，使他们长大成人。但是规则不一定总能

得到遵守，免不了会有一大批形如厉鬼的成年人散布四处，经常出没于最偏僻、最荒无人烟的地方，夜间则游荡在草原过客的篝火周围。)终于，黑点蠕动着走出热浪滚滚的沙漠，来到一块空气清新地方。现在，弗朗西斯修士已经看清楚这是一位来自远方的朝圣者。他松开手中的十字架，嘴里轻轻说了声“阿门”。

朝圣者是一位羸弱的老人，留着浓密的络腮胡，手拄拐杖，头戴篮子形的帽子，肩上搭着一只皮水袋。他不住嘴地嚼着什么，又不停地吐出来。妖魔不可能嚼得那么津津有味。他瘦弱无力，是个瘸子，不会是那种猎取人肉的强盗。不过，弗朗西斯还是悄悄溜出朝圣者的视线，蹲伏在一堆碎石后面，在这里他能看清朝圣者的一举一动，而朝圣者却无法看见他。沙漠里难得遇上一个陌生人，一旦碰到了，双方免不了会互相猜疑，然后快速做出反应，决定是以礼相待，还是兵戎相见。

这条古道正好穿过修道院所在的绿洲。普通信徒和陌生人走这条道，一年里不会超过三次，因为这条路不通向任何地方。要不然，修道院肯定早就成了旅行者的天然旅馆。也许，早些时候这条路是从大盐湖到古老的埃尔帕索最近那条道的一段。在修道院南面，古道与另一条路交叉，后者东西走向，与古道一样，也是碎石路。交叉路口饱经沧桑，但没有遭受过人为破坏，至少近年来没有。

朝圣者到了眼前，见习修士弗朗西斯依旧蜷伏在碎石堆后面。朝圣者腰上束着一片肮脏的麻布，除了头上的帽子和脚上的拖鞋，这就是他身上仅有的衣服了。他拄着沉甸甸的拐杖，拖着笨重的脚步，一瘸一拐，顽强地向前行进。他走的步子很有节奏，只有已经走过很长的路程、而且知道前面仍有很长路程要走的旅行者才会像这样步法有序。但是，进入这块古代废墟后，朝圣者步子的节奏变了。他停下来，仔细勘察。

弗朗西斯把身子伏得更低一点。

这里以前是一片古老的建筑群，残垣断壁之间没有阴凉处。但沙漠中聪明的旅行者还是能在这里找到一些有用的石块，让身体的某些部位休息一下，凉快凉快。就像眼前这位束腰的朝圣者，很快就找到一块大小适宜的岩石。他并没有抓住石头，不假思索就用力搬。只见他站开一段距离，用拐杖当杠杆，以一块小石头作支点，用力撬起那块大岩石。立刻，一条嗡嗡作声的响尾蛇从岩石底下窜出来。弗朗西斯修士心中暗暗称道。朝圣者抡起拐杖，冷静地把蛇打死，接着将还在扭动的蛇拨过一边。从凉快的石头底下驱除蛇虫后，朝圣者依照惯常的做法，把石头翻过来，阴凉面朝上。接下来，他把束腰布往上拽拽，干瘪的屁股坐到阴凉的石头上，踢下拖鞋，光脚踩在石头下那一小块凉爽的沙地上。他这样休息着，面带笑容地摇晃着脚趾，掉光牙的嘴里开始哼起小曲。不久，他又用方言低声哼唱起一首圣歌，弗朗西斯听不懂。他在石堆后面蹲伏累了，忍不住直起身子。

朝圣者一边唱歌，一边拿出一块饼干和一点干酪。只见他站起来，嘴里的哼唱戛然而止，呆立好一阵，然后轻轻嘟哝道：“Adonoi Elohim 保佑，您是万物之王，从大地上种出面包。”说完，才重新坐下，开始吃起来。

弗朗西斯心想，这位流浪的朝圣者肯定是远道而来，因为他知道，这附近没有哪个国家的大神有这么奇怪的名字，也从没听过这么陌生的话语。弗朗西斯大胆猜测，老人此次朝圣是来赎罪——也许是去修道院的“神殿”，尽管“神殿”算不上是正式的神殿，那里的“圣徒”也没有正式被追封。但在这条不通往任何地方的古道上出现一位年迈的流浪朝圣者，弗朗西斯实在想不出别的解释。

朝圣者悠闲地吃着面包和干酪，见习修士的忧虑渐渐消失，但

另一种不安开始困扰他。因为大斋节期间要遵守保持缄默的教条，他不能主动与老人交谈。大斋节结束之前，他只能待在修道院附近。要是弗朗西斯现在离开碎石堆后面的藏身之处，他肯定会被朝圣者发现。

弗朗西斯修士犹豫了一阵，大声清清嗓子，径直走向朝圣者。

“噫！”

朝圣者反应敏锐，一把扔出手中的面包和干酪，抓过拐杖，一跃而起。

“想偷袭我，你好大的胆！”

老人冲石堆后面冒出来的戴兜帽的人气势汹汹地挥舞着拐杖。弗朗西斯修士留意到拐杖粗的那一端安装着一枚尖钉。修士毕恭毕敬地向朝圣者鞠了三个躬，但老人对他这种友好之举仿佛视而不见。

“走开！”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别过来，怪物！我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这块干酪，你可以拿去。你要肉的话，我就把这副骨头，可我拼了老命也不给。走开，走开！”

“等一下——”见习修士没有往下说。虽然按规定在大斋节期间必须保持缄默，但并非不能例外，比如行善事或表示礼貌的时候，就允许说话。尽管如此，修士还是感到几分担心，因为这一次是他主动打破了沉默。

“善良的好心人，我不是怪物。”他客气地说道，把兜帽往后掀起，露出修士发式，再举起手中的念珠，“这下您看清楚了吧？”

老人打量着修士，盯着他被太阳晒起泡的稚嫩脸蛋，同时警觉地摆好格斗的架势。朝圣者自己的脸生来就是个错误，容易被人误会。那些游荡在沙漠边缘的怪物通常头戴兜帽和面具，要么身穿宽大的长袍来掩饰本身的畸形。他们中间有的不仅限于身体畸形，其中一些人有时会把过路人当作野味的可靠来源。

朝圣者端详了好一阵，才直起身子。

“哦——原来是那边的修士。”他倚着拐杖，眉头微皱，“那边是莱博维茨修道院吧？”他指着南面远处的一群建筑问道。

弗朗西斯修士恭谨地鞠躬，一边点头认可。

修士捡起一块能像粉笔一样画出字来的石头。旅行者不大可能识字，但弗朗西斯修士还是决定试一试。只是普通人使用的口语既没有字母，也没有拼写法，所以弗朗西斯只好用拉丁文，他在一块平整的大石头上写出：“苦修、独居、缄默”，再用古英语重写一遍。他此刻既渴望与人交谈，又希望老人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不来打扰他的大斋节斋戒。

朝圣者看着这几个字，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与其说是笑，倒不如说是对命运的怨恨。“哼——嗯——！还在写这些过时的字。”他说道。并没有表示是否看懂了这些字的意思。他把拐杖放到一边，重新坐回到石头上，从沙地里捡起面包和干酪，擦擦干净。饥肠辘辘的弗朗西斯不禁舔了舔嘴唇，移开视线。自大斋首日以来，他只吃过仙人掌果和一把炒玉米。在感召守夜期间，禁食和禁欲规定都是很严格的。

朝圣者注意到弗朗西斯饥饿难耐，随手掰下一点面包和干酪，递给弗朗西斯修士。

见习修士好长时间没喝水了，已经快要处于脱水状态，但现在嘴里却一下子浸出了唾液。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递给他食物的手。整个宇宙缩小到了这只手上，宇宙中心就是那沾满沙土的美味珍馐——黑色面包和白色干酪。魔鬼支配他左腿的肌肉，使左脚向前挪动了半码。接着，魔鬼又控制住修士的右腿，把右脚移到了左脚前面；最后，再强迫修士调动右侧胸肌和二头肌，转动他的手臂，直到碰上朝圣者的手。修士的手指触摸到面包和干酪。他的手指似乎在品味。饿得半死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

下。他闭紧双眼，看到修道院院长正挥舞着牛鞭，怒视着他。在弗朗西斯的印象里，院长一般都是满面怒容。无论何时，只要修士努力想像圣父、圣子和圣灵，上帝与院长的面容就会混淆在一起。现在，见习修士看到院长身后是熊熊的烈火，火焰中，神圣的殉道者莱博维茨凝视着自己忍受禁食考验的教徒，盯着他伸手去抓住干酪，眼光里充满了苦楚。

见习修士身体一竦，一甩手，将已经抓到手里的食物扔在地上，“滚开，撒旦！”他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同时往后跳了一大步。此刻，被烈日烤得头晕目眩的修士，把朝圣者当成了魔鬼。他悄悄从袖子里取出一个小瓶，把瓶子里的圣水洒到老人身上。

这次对黑暗诱惑的偷袭并没有立刻产生神奇的效果，但还是产生了一点自然的后果。朝圣者——别西卜^①魔鬼，不是被炸成一缕青烟，而是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伴随一声可怕的呐喊，他扑向弗朗西斯，用带有尖钉的拐杖劈头盖脑地朝修士打过来，修士掉头就跑，身上的长袍碍手碍脚，使他跑得磕磕绊绊。幸好朝圣者忘了穿拖鞋，修士才毫发无伤地逃脱了这次追击。老人一瘸一拐的冲锋最后变成了单脚跳。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光脚站在滚烫的砂岩上。弗朗西斯修士回头一瞥，发现朝圣者踮着脚尖，凭借一只大脚趾跳回他那凉快的角落。

见习修士为残留在指尖的干酪余味感到羞耻，也为自己不理智的驱魔行为感到后悔。他逃到古老的废墟中，继续他为自己规定的工作。朝圣者的双脚凉快下来以后，只要看到年轻人在碎石堆里出现，就朝他扔石头，以此发泄心中的怒气。最后，他手臂累了，更多只是装装样子，喃喃咒骂，为他的面包和干酪愤愤不平。弗朗西斯这时也不再躲藏了。

^①别西卜，基督教《圣经》中的鬼王。

见习修士在废墟堆里踱来踱去，偶尔吃力地抱起一块石头，摇晃着来到他的工作地点。朝圣者看到他选中一块石头，用手估测一下大小，扔掉，仔细地挑选了另一块，从碎石堆里费了不小的劲才扒出来，抱在怀里蹒跚着走。没走几步，又扔掉石头，一屁股坐在地上，把头埋在两腿中间。很显然，他是在竭力使自己不要昏过去。修士气喘吁吁歇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把石头推移到目的地。他不停地干活，朝圣者看得不耐烦，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晌午的烈日炙烤着这块焦土，诅咒着一切含有水分的事物。但弗朗西斯仍在坚持自己的劳作。

旅行者吃完最后一点沾着沙土的面包和干酪，从水袋里喝了几口水，穿上拖鞋，咕哝着站起身，蹒跚穿过废墟堆，走向见习修士劳作的地方。看到老人走过来，弗朗西斯修士赶紧跑得远远的。朝圣者恶作剧地朝弗朗西斯挥舞着带尖钉的拐杖。他丝毫没有报复的意思，似乎只对年轻人的石工活感兴趣。他停下来仔细打量修士挖出的掩体。

在靠近废墟东部边缘的地方，弗朗西斯修士以棍为锄，以手为铲，翻挖出一条浅沟。大斋节的第一天，他就上面盖了一堆树枝，晚上睡在里面，避开沙漠狼群的侵袭。禁食的日子一天天逝去，他在附近留下的活动痕迹也越来越多，夜行的狼群渐渐被吸引到这片废墟来了。只要篝火熄灭，这些狼甚至敢来抓挠他盖在掩体上的树枝。

起初，弗朗西斯还试图加厚浅沟顶上的树枝堆，再在周围挖条沟，填满石头，以此抵御狼群的夜夜骚扰。可前天晚上，有个什么动物跳到树枝堆上嚎叫，吓得躺在下面的弗朗西斯簌簌发抖。于是，他下决心加固掩体。他把第一圈石头当地基，开始砌墙。随着墙体逐步升高，墙壁开始向里倾斜。但由于围墙基本成椭圆形，上面一层石头压着下面一层，因而不会向内坍塌。此时，弗朗西